

《再见爱人》第三季开播,继续婚姻样本观察

以更松弛的态度探讨婚姻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再见爱人》系列综艺是由芒果TV打造的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每季节目遴选三对面临感情危机的嘉宾开启为期18天的旅行,并通过专家和观察嘉宾的温情观察和理性分析,找寻提升婚姻质量和幸福感的方法论。

上周,《再见爱人》第三季开播,再次引发观众讨论。节目制片人刘乐携观察室嘉宾孙怡、殷悦Melody、黄执中、李松蔚与媒体和观众见面,分享了录制感想和幕后花絮,并回答媒体提问。

90后嘉宾王睡睡与张硕曾经有过美好的“校园恋爱”

【嘉宾】傅首尔成爆点,Melody贡献离婚后综艺首秀

《再见爱人》第三季播出之前,嘉宾人选无疑是观众关注的重点。

因此,当公众眼中“常秀恩爱”“契合度很高”的傅首尔刘毅夫妇作为真人秀嘉宾出场时,不仅在观察室引来惊讶的“哇”声一片,也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认为他们是“为了通告费和曝光度而强行闹不和”。

不过,随着傅首尔与刘毅的前采故事播出,不少观众表示共情和理解:“婚姻就是这么复杂和难解”“再好的夫妻也会有100次想离婚的冲动”。

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坦言,作为本季观察室嘉宾自己“是有一点压力的”。他表示:“一早就了解到傅首尔和刘毅婚姻出现矛盾。傅首尔本身是一个清醒到可以

坐在观察室的人,而且我现在在观察室坐的位置,就是我与傅首尔一起录《春日迟迟再出发》时傅首尔坐的那个位置。我在想,我何德何能,可以坐在这里去解决一个傅首尔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观察室嘉宾黄执中则透露每次录完节目都要回去跟妻子复述一遍所有“想骂的、想评论的,以及当时还没想到的”,当得知傅首尔加盟本季录制更表示“很惊讶而且很佩服”。

《康熙来了》嘉宾殷悦Melody,因“软硬水蜜桃”“Well-you know”等梗被大陆观众熟知,今年已官宣离婚。制片人刘乐表示:“得知Melody离婚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录制邀请。”Melody则直言接到节目邀约后“丝毫没有犹豫”,她表示:“到了40岁

吧,你应该活得更明白,接下来,我就是非常地Open(开放),我觉得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要好好对待,好好照顾小孩,做最好的自己”。

作为往季节目的回炉嘉宾,已官宣与董子健离婚的孙怡依旧受到关注。当被问及这一季是否有上一季收官提到的“新的身份”时,孙怡表示,当时大家以为她要参加真人秀了,但其实她是在期待“在这一年的时间中,会不会有新的恋爱”。她自我打趣道:“但是不太争气,没有什么新情况,等我这一季学完了,再努力努力”。



外人眼中的“模范夫妻”傅首尔与刘毅

【样本】关注“女强男弱”婚姻及“90后”情感模式

前两季节目中,《再见爱人》探讨了“生育问题”“银发婚姻”“异地婚姻”“闪婚闪孕”等多层次婚姻议题。《再见爱人》第三季再次找寻了三对面临不同婚姻困境的婚恋样本,踏上寻找答案的旅程。

随着女性成长步伐的加快,传统单一的“男主外女主内”婚姻模式被打破,更多女性开始独当一面,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这样的婚姻状态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傅首尔与刘毅便是此类婚姻的典型代表。《再见爱人》第三季以嘉宾故事为切入点,探讨夫妻关系中性别职责的演变,聚焦婚姻分工的变迁。

刘毅在介绍自己与傅首尔的婚姻时说:“现在的婚姻我打5分”。傅首尔本人则反思道:“大家都说我很幸福,但我会反问自己,我真的有这么幸福吗?”

李松蔚分析,在“女强男弱”的关系模式中,由于所处的大环境还没有广泛接受这样的婚姻状态,女生通常会面临巨大压力。姜逸磊Papi则认为在感情中判断“强弱”,不能以金钱和事业为标准。

另外,《再见爱人》第三季首次将镜头对准“90后亲密关

系”,将节目议题延伸至90后婚姻,探讨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新一代人的婚姻困境。

节目中的90后嘉宾王玮(网名王睡睡)与张硕携手从高中走进大学,之后共同步入社会,走向婚姻,而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美好的“校园恋爱”,其实早已沦为二人生活中的“室友关系”。李松蔚认为,校园恋爱的好处在于“你对未来有希望”,但当离开校园,撞向现实的高墙,不可避免地会与想象存在落差。而三年前婚礼上的“婚闹”遭遇,导致二人至今未能领证。

另一对嘉宾纪焕博和王诗晴,作为模特圈的前辈,纪焕博一直以来的妻子王诗晴的引路人。出于“信任与崇拜”,王诗晴也曾享受过“被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自我意识的独立,她开始希望能够脱离丈夫的“控制”,与此同时纪焕博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被抛弃感”。

如何在成长步调中保持一致,又如何能在失衡时及时调整,是许多婚姻正面临的难题。殷悦Melody指出:“纪老师没有安全感,他怕自己慢慢地落伍了,而他的老婆却越来越好,有一天会离开他。”

【理念】更温馨更放松,强调平常心看待婚姻

《再见爱人》往季节目的标语“没有人应该成为一座孤岛”,曾赢得广泛共鸣。第三季,《再见爱人》着重关注“冰川之下的爱意”,虽然节目议题是“离”,但探讨的是“和”——如何更好地与灵魂伴侣“契合”,与自我“和解”。李松蔚表示希望通过节目可以与大家探讨“当能够简单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后,那些婚姻和爱情的‘深水区长’难题”。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档节目的意义”时,往季节目中反应快、态度直接的观察室嘉

宾孙怡表示,《再见爱人》的播出影响力广泛:“我身边的很多人见到我时,他们可能都不会说‘我最近看了你的什么戏’,而会聊‘我最近看了你的那个《再见爱人》’”。

另外,同为90后的孙怡也表示,当看到王睡睡和张硕闹别扭时,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相信这也是很多90后爱人的相处状态,因此非常有借鉴和启发意义,而且这一季节目更温馨了”。

黄执中则表示:“《再见爱人》是一部非常好的、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我认为这个节目

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社交货币’。”李松蔚补充道:“我就有接到过黄老师的‘社交货币’,今年新年的时候我们跟其他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80%的时间都在聊《再见爱人》,它令观众对亲密关系投入更多思考”。

“第一季的关键词是哭,第二季的关键词是怒,那么第三季的关键词是笑”,《再见爱人》制片人刘乐总结。刘乐表示:“这一季大家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会有很多更有趣的发言、态度更松弛,这是我们往前迈进小小一步。”

E-mail:hdxxs@ycwb.com

朋友圈

刘平

早饭,老蒯下了一大碗面条,拌上红油辣子,一撮葱花、酱油、味精、花椒等调味料,真香。老蒯拿出三个月前刚买的智能手机,拍了张照,发个朋友圈。然后,吃了个碗见底,他额头都冒出细密的汗。

吃完面条再去地里转悠一圈,老蒯看见一个大冬瓜,有二十多斤,毛茸茸的,像个胖娃娃。老蒯心里一喜,马上给大冬瓜拍了一张照片,又拍了一下冬瓜地。挨着冬瓜地是茄子地,茄子也长得好,三天前刚摘了一批拿去卖,看样子过两天又可以摘一茬了,老蒯脸上笑眯眯的,又蹲下来拍了一张。老蒯想了想,不如在朋友圈发一个“九宫格”吧,于是他又拍了一张丝瓜地,再回家拍院里的柿子树、兔圈里的兔、屋后围栏里的鸡鸭,最后还拍了几张新建了一年多的新房子。

“九宫格”发出去,很快就引来了一串点赞的,还有人留言。钟义说:“蒯叔,日子过得不错哦。”王海说:“那大冬瓜,真像一个大胖娃。”老蒯说:“老蒯!牛。”老蒯笑了,给大伙发了个抱拳微笑。他觉得发朋友圈挺有意思的,明明一个人在家,在地里,可就像有一群人在

跟自己聊天一样,热闹。

买智能手机的时候,售货员教他下载微信,他还不相信会有人加他为微信好友,因为他之前太懒,还烂酒,把老婆都气跑了,在村里名声可不好。可回家第二天遇上村支书钟义,对方就加了他微信,接着钟义推荐扶贫工作队的徐德明也加了他,然后又来了村里种养合作社的技术员王海加他,他被拉到一个群里,群里有些认识的村民也加了他……再后来,老蒯也犹豫着主动加了几个人的微信好友,都通过了。老蒯心里感到一种愉悦。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他洗心革面地努力种菜致富,新房子也盖起来了,而且还攒够钱买了这部智能手机。他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新建好一年多的三间新房子,白墙灰瓦、红漆门窗,他觉得很漂亮。朋友圈发出去,就有很多人点赞留言,这便让老蒯爱上了发朋友圈。每天,他拍些地里的蔬菜瓜果、围栏里的鸡鸭兔子……有时,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累得满头满脸的汗时,一时兴起,还会拍张自拍照,一发朋友圈就有几十个朋友点赞,还有好几条留言。

这天上午,有人来地里收冬瓜,价钱不错,老蒯就把能摘的都摘了。忙了一上午,刚回到家里,一个叫“流浪的云”的突然申请加他微信好友。老蒯迟疑片刻,通过了。这时的老蒯已经有六十多个微信好友了。“流浪的云”好像特别能聊,总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主动找老蒯聊天。反正一个人挺闷的,老蒯也很喜欢跟对方聊。那天,“流浪的云”说:“看您的朋友圈,你挺会种地啊。那些蔬菜瓜果都长得挺好的。”老蒯说:“还可以吧。”“流浪的云”说:“很辛苦吧?”老蒯说:“是辛苦一点。但收入不错。”“流浪的云”说:“一年能挣多少钱?”老蒯说:“反正收入不错。”

不知不觉中,“流浪的云”成了老蒯联系最密切的微信好友。虽然他不认识“流浪的云”,也不知道对方是哪里人,但老蒯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流浪的云”跟老蒯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语气也越来越随便、亲热。一个月后,“流浪的云”开始称老蒯为“蒯大哥”。

一天上午,老蒯正在辣椒地里忙,钟义突然来了。钟义问他:“蒯

叔!您是不是有一个叫‘流浪的云’的微信好友?”老蒯点点头说:“嗯。”又说:“对方加我的。”钟义笑了,说:“蒯叔,您要走桃花运了。”老蒯看着钟义,满脸懵懵。钟义笑了一下,说“流浪的云”他认识,是个单身女人,比老蒯小一岁。她对老蒯产生了兴趣,如果老蒯愿意,她想过几天来看看。

老蒯红着脸说:“有啥好看的。”钟义说:“咋?您不愿意?以前老婆被您气跑了,您打算就这样老样过日子?实话告诉您吧,我认识‘流浪的云’,配得上您。”老蒯想想,脸又红了,冲钟义点了点头,说:“哪天来?”

钟义想了想,说:“干脆就明天吧。您好好准备一下。”说完,他转身走了。

有啥好准备的呢?把小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洗个澡,换一身干净衣服,做一桌好菜,就这些。忙完,就快中午了。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老蒯跑出去一看,院门外站着三个人,钟义和徐德明,还有一个是他五年不见的老婆……

追星

邓永娟

说起追星,陈阿贵就一脸嫌弃:“热什么,也不能有这种追星热!现在的年轻人,饭也不吃,觉也不好睡,整天围着明星转,有意思吗?”

说到家愤填膺时,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正在做作业的女儿琳琳吓了一跳。

琳琳白了一眼老爸,鼻子里“哼”了一声,继续埋头做作业。

“琳琳,你现在读初二了,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能学人家追星!”

“追星有什么不好的?我就追星了,我们学校也有很多同学追星。”琳琳不以为然地飘出一句。陈阿贵急了,在旁边一二三四像开药方一样罗列起追星的坏处。

“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以后就会慢慢明白老爸的苦心了!”陈阿贵拧巴着眉毛,盯着女儿,恨不得掏心掏肺。

女儿似乎将他的“逆耳忠言”听进去了,陈阿贵见女儿每个周末一回到家里,就在房间里埋头做作业,他相当满意。

不过,没多久,陈阿贵却发现有点不对劲,女儿最近好像花钱大方了不少。他连忙问老婆,有没有多给女儿零用钱。老婆却摇了摇头,说:“我没有另外给啊。”

陈阿贵忍不住去问女儿。

琳琳得意地指了指桌面上的手提电脑,说:“嘿嘿,还不是托追星的福。我用电脑设计了一些明星图片,在淘宝上印刷成卡片,两毛钱的成本,我两块块钱卖出去,小赚了三百。这两个星期的零用钱,你不用给我了。”

陈阿贵痛心疾首:“孩子啊,你不要为了这点小钱影响了学习啊!”

“没有影响学习啊。”琳琳拿起期末考试成绩单给老爸看,“我成绩排全年级第六名呢。”陈阿贵定睛一看,果然!他不好意思说什么,只嘿嘿笑着走开了。

不能跟女儿讨论这个话题,陈阿贵又去找朋友梁东成,他的女儿也是读初二。两人一拍即合,都对孩子们追星大为不满,坐在一起唉声叹气又无可奈何。

转眼,女儿们参加了高考,两人成绩都不错,尤其陈阿贵的女儿。看着成绩单,陈阿贵一心想女儿报考中山大学经济专业,却发现女儿已经填好了第一志愿:中国传媒大学。

这可坚决不行!陈阿贵又急了,读传媒大学将来不是在娱乐圈里混吗?不行!肯定不行!

可女儿说:“我不喜欢读经济,干吗要读?我就喜欢读传媒学。我会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的,老爸您就放心吧。”

陈阿贵捶胸顿足,仰天长叹:“都是追星惹的祸啊!”

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梁东成指着电影院门口一部电影宣传画上制片人的名字,一脸羡慕地对陈阿贵说:“这部电影,是你女儿做制片人啊。她成大明星了!”

陈阿贵盯着宣传画,女儿的名字,赫然写在宣传画的正中间:制片人陈琳琳。

陈阿贵又嘿嘿地笑了:“追星也不全是坏事,方向、方法对了,也是一种动力。”

对不起

庞志超

史家岭上的甘蔗要砍了,等着秀去。

秀家的甘蔗地紧连着明家的地。秀去的时候,明也正在地里砍甘蔗。地头放着他的双轮板车。明看见秀来了,把头默默地低下来,他对不起秀。

秀一眼看见明,把脸一扭,泪水就掉了下来。她赶快地走进自家甘蔗林中,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这才开始砍甘蔗。她也觉得对不起明。

那时候,明说要出外挣钱娶她。但没等到明回来,秀就嫁给了成。她恨她的父亲,是父亲逼秀嫁成的,当然,母亲当时也寻死觅活地逼着她嫁。成又有钱,又有风度,秀最后还是没能抵得住成的追求,嫁了。

明是个孤儿,秀是根独苗。明知道秀是在他外出挣钱后,被家里人逼着嫁成的,但是成结婚后,情人还一茬茬地换,最后一脚把秀踢回了史家村。

甘蔗都砍倒了,明还没有拉完自己地里的甘蔗,先把双轮板车开到了秀的地头上。甘蔗送到家,秀说她已经做好了饭,明知什么都不说,转身就要走。秀像贼胆一般,眼里的泪水忍不住簌簌地落下来,在明转身那一刻捂住了脸:“是我对不起你!”

明停下了脚步,眼眶里有泪水慢慢溢出,声音颤颤的:“这——不怨你。”

有些话他不知咋开口。他外出挣钱时,不顾秀的山盟海誓,恋上了一个比秀更靓、更小、更有韵味的女人,那时秀还未嫁成。可后来明的生意亏了大本,那个女人挟了他的全部家当溜了。成了穷光蛋的明才不得不又回到史家村。

这些,秀还不知道吧。

风儿刮着乌云布满了天空,像是要下雨。明明,如果真下雨就好了,史家岭上的土很干,很干的土地种甘蔗总长不好。要是再下一场雨,新长的蔗苗应该会很壮吧?



《秋菊有佳色》

张庆明